

# 父親



／李永成

父親去世整整十年了！

父親去世時八十六歲，算是高壽。他留下八個兒女，內外孫共十二人，也可算是兒孫滿堂。然而，在他漫長的人生中，卻沒有得著兒女太多的孝敬。

偶爾他會跟我們講講他白手興家的光榮往事；起初在親戚的海味雜貨店中當小工。過了幾年就自立門戶，生意蒸蒸日上，客戶遍及國內各大行省。其後更發展其他事業：承建鐵路、設立銀行、開採石礦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，他還取得美國雪佛蘭汽車全中國總代理的合約……。

但他這一切的「光榮」對我來說都是神話故事！

我記得的是：我很小很小的時候，大媽和大哥與我們住在一起。我親娘是爸爸的第三個妾侍。那時家裡的大人常常吵架，有一天大哥與爸爸發生很大的衝突，大媽和大哥從此就離開了我們。

我沒有見過爸爸過去的光榮，我只知道我出生生在一個亂七八糟的家庭！

我記得的是：我唸小學的時候，上課時常被校務處傳見，常被校務主任查問：「爲甚麼還沒有交學費？」然後，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回自己課室，走回自己的座位。

我沒有見過爸爸過去的光榮，但我清楚記得父親的貧窮所帶給我的羞恥！

我記得的是：家裡很少訪客，來的都是討債的人。一天清晨，有人大力打門，叫罵著父親的名字，爸爸嚇得猛從床上跳起來，躲在大衣櫃後面。媽媽開門去擋駕、去賠罪、去撒謊說：爸爸出門了……。那人一直在門外罵著不堪入耳的髒話。

我沒有見過爸爸過去的光榮，但我清楚記得他的落魄和他帶給我們一家的凌辱！

我記得的是：我只有十一、二歲，爸爸在新界大埔墟一所園林酒家（餐館）工作，一個月難得回家一次。媽媽常要我在週末到爸爸處取家用。由港島西環堅尼地城到大埔墟，先乘公車，轉輪渡，再乘火車，單程就要兩個多小時。到了餐館，爸爸通常要我幫忙當小工，晚上與爸爸一同擠睡在約只有四

呎寬的小板床上。那小房間只有一個尺來見方小窗口，夏天的時候又悶又熱，蚊子叫不停。第二天爸爸只給我十塊、二十塊錢就發我回家。

媽媽後來到工廠當女工，工資很少，工作環境很惡劣。媽媽終於憂勞成疾，患上癌症。在我十二歲那年，她去世了，才四十歲！

我沒有見過爸爸過去的光榮，但我清楚記得媽媽許多的淚！

頗長的時間我對爸爸滿懷怨恨。好幾次我當面頂撞他，寫信指責他，他都是委婉地解釋說，他已盡了能力！我並不以爲然，我總認爲他是不負責任。

年紀漸長，對生活多了一點體會，對時代背景多了一點認識，對爸爸也多了一點了解。

在爸爸的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，連年的戰亂粉碎了他的榮華美夢。他的店舖、公司迭遭火災、搶劫，又被親信欺詐。他的財物損失殆盡，四〇年代舉家由廣州逃難到香港，他幾乎是一貧如洗。當時香港的經濟十分蕭條，到處都是難民，生活非常困難。爸爸已年過五十，香港後又大病一場，命是撿回來了，卻欠下一屁股的債，沒有機會也沒有能力讓他東山再起。

那時候許多男人遇到這樣困境，就會把孩子送給親友，或是送到孤兒院，或是乾脆拋妻棄子，一走了之。但父親沒有拋棄我們。



當時許多貧苦人家都要孩子輟學去當童工、去撿破爛，幫補家計。父親只讀過三年私塾，但他很清楚教育的重要，在生活極其艱難之中，他仍堅持要我們繼續讀書。這是何等卓拔堅忍的高瞻遠矚！他雖然潦倒，卻不失智慧，他是智者！

父親是一個溫和的人，很少發脾氣，很少罵我們。按我記憶所及，他沒有打過孩子。他雖然溫和，卻是強韌。

有一天在颱風之後，由於職責所在，爸爸在工作的地方到處巡視，查看損毀的情況。因為天濕路滑，他重重的摔了一跤，一條腿摔斷了。從此要拿著拐杖一拐一拐的走。他從來沒有因為瘸腿的不便而怨天尤人，他仍是溫和地繼續往前走，走了差不多二十年，直到走完他人生的路。

晚年他患上喉癌，不能講話，是非常令人懊惱、沮喪的事。他仍是平和地接受一切。他每天早上都出門去「飲茶」。由於行動不太方便，只能坐計程車。他預備了一些小卡片，上面寫著他要去的去處，上車就給司機看……他依然如常活動。

在一生中他經歷了許多連天的風浪：事業的失敗、家庭的破碎、妻兒的死亡、疾病的纏累。他曾經多次被打倒，但他又爬起來。這一份揉合在溫和中的頑強，這份順應環境的能力，令我驚訝！就外表看來，論體質、經濟、社會地位，他是羸弱、渺小，但在他裡面卻深藏著一份強韌的勇氣。他是勇者。

一九七六年夏天，父親已經七十八歲，我蒙教會保送到美國冰天雪地的明州去讀神學。啟程前一晚，我到未婚妻家依依話別。深夜一點多才回家。悄悄打開家門，父親原來還沒睡，坐在客廳等我回來。闕別當前，我只感到愛侶難捨難離，我沒有考慮這高齡的父親如今一別還有沒有機會再見？我沒有在意一位年近八旬老人，在孤夜中等待即將遠行卻深夜未歸兒子的心情。

爸爸沒有責備，沒有抱怨，只是輕鬆地對我說：「我為你預備了一些布條……」每條布條都端正的寫著我名字，讓我綁在行李上免得丟失了。這是爸爸在逃難時用的土法子。航空公司為乘客預備的行李標籤都很亮麗，但我寧願綁上爸爸給我的布條，上面寫著父親無言的繫念。想起了那首詩：「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，臨行密密縫，意恐遲遲歸……」

一個生於晚清光緒年間的普通百姓，從來沒有進過洋學堂，爸爸沒有學過「怎樣向兒女表達感情」的時髦花樣。他從來沒有擁抱我們，拍拍肩膀、牽牽手都沒有過。但他在平實之中卻自然流露出慈祥、仁厚。他是仁者！

聖經說：「當孝敬父母……」我常不自覺地把它解釋為：「當孝敬那可敬的父母。」若父母的表現不可敬時，我就不孝敬了。但當我認真去遵行聖經的教導，嘗試去體貼親心，學習去孝敬父親，卻「意外地」發現我的父親竟然是如此可敬。

父親不是甚麼特別偉大的人物，他只是一般的小百姓，他固然有人的軟弱，但他也實在有偉大之處，他是智者、勇者、仁者！我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長大，我知道：褒揚自己的家人，是一件令人赧顏的事。但作為兒子，我不為爸爸喝采，還有誰會對他表示欣賞？我只後悔表達得太遲。一九八四年八月收到父親病危的消息，我立即定了八月廿日（星期一）的機票，但父親在八月十九日（星期日）就先走了一步！我總是遲一點！

爸爸去世不覺又已經過了十年！

竭誠推薦黃丹尼聖經預言研究六大著作

- ①時代焦點——中東（第七版）
- ②末世大災難（第八版）
- ③伊拉克風暴（第三版）
- ④20世紀世界大奇蹟（第二版）
- ⑤東亞形勢發展（第三版）
- ⑥給時代掃描（第一版）

出版者：導向雜誌社（台北市郵箱61-92號）  
 總經銷：校園出版社（台北市郵箱13-144號）  
 香港經銷處：宣道出版社（香港九龍中央郵箱72289號）